

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不了什么,真正的艺术在于战胜衰老。 ——歌德

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86 期 | 2015 年 12 月 6 日 星期日 主编:龚建星 责编:龚建星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gjx@xmwb.com.cn

我用相机管闲事

文/郑惠国

我退休后的“闲事”是拍新闻照,就是曝光不文明现象,投给报社。

前些年,光复西路上的路灯几乎全部破损,夜晚一片漆黑,加上路面坑坑洼洼,上中、夜班职工途经叫苦不迭。我接到线索后,赶去拍了一张路灯破损的照片,在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。没想到的是见报第二天,供电局就来装灯,几十盏路灯全部更新,当夜这条马路大放光明。附近居民夸我做了一件大好事。

一次,我去拍屋顶鸽棚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的照片。我到了现场,周边居民纷纷向我诉苦,说晒的衣服上全是鸽粪,屋顶上冲洗鸽子棚的污水天长日久造成墙壁开裂,平时不敢开窗,气味很重。照片见报后不久鸽棚被拆除了,几十家居民给报社送去一面锦旗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鸽棚是当地一位派出所副所长托人养的,知道后我还有点后怕,生怕管闲事弄出点事来。

我的闲事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,闲事变成乐事,何乐而不为?

管闲事也要扬长避短

文/朱扬清

十年前,我退休回到社区,毛遂自荐当上镇里宣传、关工、老龄、交通、卫生、治安等七八项志愿者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,发现自己经常顾此失彼,身体也出现了“透支”。这就引起了我的思考,怎样才能管好闲事?是“广种薄收”?还是“精种高产”?我想还是扬长避短为好。我业余写作 40 多年,擅长是写作,曾发表过上千篇的新闻作品,这是我的强项。想明白了,我只保留了镇里宣传条线的志愿者,辞去了其他条线的志愿者。

我把“闲事”定位在弘扬精神文明和社会美德上,一心一意地采写发生在我身边的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。写成的新闻稿发送给各级媒体,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,数百篇稿子变成了印在报上的文章。

更令人兴奋的是,我报道的诸多新闻人物,有的当选为全国慈善之星,有的获得上海市孝亲敬老模范的殊荣,有的成为区里的新闻人物、镇里的十佳人物。每当得知采访对象获奖的信息,收到他们的真诚感谢时,我感到我的“闲事”管得好,管得值,心头充满了喜悦之情。

有些“闲事”不能管

文/叶不识

所谓“闲事”,词典里的解释有二:一是与自己无关的事;二是无关紧要的事。闲事要不要管?无关紧要的事生活中俯拾即是,应当评估自己的能力后而有所不为。我每每在菜店、超市看到一些主妇挑拣蔬菜时兜底翻挑,又是拗又是剥的吃相,心中虽愤愤,却还是“屏牢”不响。因为,我曾批评那些挑拣过头的主妇,遭来一顿奚落:“噶欢喜管闲事?吃饱了?要管也不是依来管。”吃过一次亏,我学乖了。

老人有闲,遇见“闲事”的概率高。正确处理的方法是,看似闲事其实并非闲事之事,你得掂量一番,有能力有智慧,你才能去管。比如见人摔倒了,怎么扶?公交车上发现小偷,怎么提醒被窃者?这不仅需要勇气,还有技巧。又比如出门散步,见狗随地拉屎,见有人随地吐痰等等,你管还是不管?自以为,此刻你只能眼开眼闭,这些闲事你管不了。

老少咸议

人到老年,表面看,似乎开始“脱离社会”了,与社会上的人和事越来越少地发生关系。其实不然。因为空闲时间多,与社会上的人和事打交道的机会反而多了,并且复杂性也在增加。老年人必要的社交活动是不可或缺的,但,是否要多管,怎么管?是“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”地管,还是“与己无关,高高挂起”?这里的情况复杂多样,不可一概而论……

——编者

社交篇

老了,不要『自作多情』了吗?



能不管,就别管

文/明方

邻居家里闹了矛盾,有些老年朋友喜欢去“管闲事”,批这个,帮那个,似乎在做好事,其实很可能在帮倒忙,或火上浇油。

你对人家家里头的利益关系并不清楚,只凭自己的主观判断插手别人的事,到头来,别人两口子晚上睡一个枕头,和好了,反过来怪你多管闲事,把人家自己的事搞僵。你何苦来着?

有的时候,别人只不过嘴上说说而已,其实自有安排,更不想张扬,你却自作多情,主动帮他们去争,去抢,去放话,去传话,弄得人家很尴尬,反而迁怒于你。这就叫自作多情。

自作多情是老年人常有的一个坏脾气。因此,我的观点是:别人家的闲事——当然是无关紧要的事,能不管,就别管!

比翼双飞的志愿者

文/李文淦

现在社会上有人把“搀扶跌倒的老人”、“追捕小偷”等行为,贬为“管闲事”。家里的小辈也会时不时提醒老人:出门在外少管闲事。对于这样的奉劝,我是不以为然的。

20 年前,我老伴突发急性坏死性胰腺炎(此病凶险)。医生接诊,建议马上手术抢救。同事邻里知道后,迅速组成 20 多人的陪护队伍,白天黑夜轮流值班,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和护理,老伴死里逃生。康复后的老伴,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:“别人帮了我,我也要去帮别人。”

于是,她当起了志愿者,做迎世博的宣讲员、做垃圾分类的督导员、做青少年校外辅导员、做化解纠纷的调解员……“闲事”一做就做了十几年。2011 年,她被市民以网络投票的方式评为“上海十佳社区志愿者”。

在老伴的影响下,我也当上了志愿者。一年到头居委、街道里的各类公益活动,总有我们夫妻俩的身影。可以这么说:“管闲事”管出了我们老夫妻精彩的晚年生活,成为一对比翼双飞的志愿者。

小区里的“曹可凡”

文/阿康

平心而论,我是一个不喜欢管闲事的人。中年时大病一场,退休前能正常上班就上上大吉了。但我还是管上了闲事。说来有点被动,所在居委会第一任书记是我朋友,她是沪剧票友,她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办法凝聚入住不久的新居民。她知道我曾是专业演员的底细,一上任就叮嘱我:“阿康,黄马甲(马路执勤)、红袖章(小区巡逻)我不让依做,但主持活动依要撑我一把。”

这一撑,就撑了 16 年。票友书记卸任后接任书记还是没放过我。居民区的纳凉晚会、歌咏会、表彰会、迎春团拜会,只要是聚会,主持人一定少不了我。居委会活动室坐不下几百号居民,我们的会场不是中学礼堂,就是机关会场,甚至是区文化中心的剧场。小区里藏龙卧虎,居民们拿出的节目让人不敢相信是居委会级别。我的主持当然很专业,穿针引线、插科打诨、即兴访谈,现场“火花”频闪,总能赢得掌声一片。

有位居民对我说了一句干脆话:“依就是阿拉小区里的曹可凡。”

社区里“闲事”不闲

文/周宝妹

随着时代进步,“管闲事”的内涵已发生了变化,不再是过去弄堂里东家长西家短的那种管闲事。现在的“闲事”大多是社区里的好人好事,其实质就是志愿服务行为。

我居住的小区里爱管“闲事”的居民多得很。独居老人叶老师,每天晨练时,总带着一块抹布擦拭花园里的座椅,让伙伴们休息时可以放心落座,几年如一日。退休工程师沈工,坚持每周一次为老年人读报,他的读报还带解释,有声有色,他要有事脱课一趟,那些老伙伴们就牵记他。老协会黄阿姨为解决老年人修脚问题,四处奔波寻找扞脚师傅。业委会老阮整天关注小区里物业管理等等。正是他们管起了社区里的“闲事”,我们的生活才充满阳光。

我退休以后也是“闲事”不断,先是参加居委工作,现在担着“楼组长”的头衔。一有活动要发通知,文明创建要查卫生,小区治安要轮值巡逻,还负责居委会信息报道,天天忙得不亦乐乎。这些年的“管闲事”让我悟出一个道理:管社区“闲事”,你会感受余生的价值,体味帮助别人带来的喜悦。